

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
《史学月刊》编辑部 编

中國軍事史論文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军事史论文集

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 编
《史学月刊》编辑部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南京7214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83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定价: 6.45元

ISBN 7-81018-292-7 / E · 1

《中国军事史论文集》编审委员会

主 任：郑炳清 少将，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副 主 任：王辅一 少将，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

靳德行 教授，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朱清泽 大校，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主任

委 员：（按姓氏笔划顺序）

孙心一 副教授，《史学月刊》编辑部副主任

邵成业 成都军区百科编审室主任

何硕丰 广州军区司令部编研室主任

郭春宣 北京军区百科编审室主任

黄明星 大校，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副主任

童来喜 上校，南京军区百科编审室研究员

主 编：王辅一 朱清泽

副 主 编：童来喜 孙心一

责任编辑：童来喜 薛文浩 李秀登 王晓华

目 录

军地共研军事史的有益尝试 (代前言)	郑炳清 (1)
关于发展军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来 原 (7)
论古代将帅为将之道	向守志 (29)
长城与古代战争	康 宇 (55)
孙武里籍考	舒荣先 牛万政 戴延久 李福德 (70)
谈曹操的《孙子略解》	任昭坤 (78)
试论赵匡胤进行统一战争的历史功绩	郭春宣 薛春德 (90)
论蒙元炮兵兼及火炮之始	朱清泽 (102)
蒙元水军的发展及其影响	李鹏贵 (116)
浅论土木堡之役	童来喜 (132)
论明代军事家戚继光	阎崇年 (147)
努尔哈赤在沈辽之战中的战略战术思想	史明翼 (166)
论宁远大捷之奇与袁崇焕制胜之妙	张树云 (179)
浅谈张献忠五次进军安徽	吴耀阳 (190)
略论“丙子之役”	李鸿彬 (202)
略论郑成功兵败南京之役	刘伦贤 (219)
乾隆帝“十全武功”初探	陆正明 (239)
曾国藩军事思想简论	贾熟村 (259)

论项英——兼及评价项英的若干问题	王辅一 (270)
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抗日斗争中的贡献	薛文浩 (297)
从苏中、豫东、淮海三次战役看粟裕对毛泽东 军事思想的贡献	胡兆才 (310)
叶剑英在军事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践	范 硕 (323)
川陕苏区的丢失和张国焘的错误	邵成业 张 戎 (344)
闽西三年游击战及其启示	王顺才 李秀登 (361)
浅析新四军皖南反“扫荡”	王永泰 (371)
试论长沙会战	郭旦湘 (382)
谈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指挥艺术	王成斌 (396)
解放战争中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	王 德 (406)
在战火中成长的华东部队印刷厂	董俊英 林艾峰 方 荣 (417)
一江山岛战役浅析	陈运发 (427)
装甲兵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张克信 刘华建 (436)
谈解放战争时期的工程兵	李彩奎 (442)
防化兵是核化事故应急救援的重要力量	李金国 陈美洲 (453)

军地共研军事史的有益尝试

(代前言)

郑炳清

—

早在公元前26世纪之前，中国大地上就有了战争。其中黄帝与蚩尤进行的涿鹿大战便是早期的一个著名战例。在中华民族近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种类型的战争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曾经发生过各种性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战役，有记载可考的不下4000余次。在多若群星的大小战争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战役战斗，涌现了许许多多著名的军事家和杰出的将帅，涌现了许许多多的韬略、计谋、战法，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军制、律令，涌现了许许多多高超军事技术的发明创造及许许多多著名兵书和军事巨著，等等，形成了一部独具特色的光辉灿烂的军事史。她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人类光辉灿烂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居于名重位尊的地位。

无古不成今，鉴古宜为今。认真、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军事史，对于探求历史规律，继承民族精粹，启迪智慧，振兴中华，维护世界和平，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近几年来，由于军内外、国内外广大史学研究者 and 热心史学研究的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中国军事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了促进国内外、军内外军事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促进军

军事研究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挖掘人类文明的精神宝库，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化”建设，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和《史学月刊》编辑部共同编辑出版的《中国军事史论文集》，与中外史学工作者和广大史学爱好者见面了。这是军队和地方史学工作者共同研究探讨中国军事史的有益尝试。它的编辑出版，将会引起史学工作者和广大史学爱好者的关注，将对繁荣中国军事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

回顾《中国军事史论文集》编辑出版的过程，我认为三个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第一，颇有学术造诣的高级军事将领和领导干部重视军事史的研究。如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副司令员王成斌中将、参谋长刘伦贤少将，兰州军区原参谋长王德将军，《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奚原，不顾工作辛劳，挤出时间撰写论文，经常过问“论文集”的编辑出版事宜，表现出对军事史研究的极大热情和支持。

第二，本书作者多为专家、学者，所撰论文为长期研究成果的精华。此书共有作者42名，其中既有身经百战、文武兼备、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领导职务的老将军，也有年富力强、理论造诣颇深、研究成果颇丰的年轻将校，既有长期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军队老专家，也有风华正茂、研究军事百科成果显著的中青年研究人员，还有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盛名的阎崇年、贾熟村、李鸿彬等几位地方专家、教授。作者来自祖国的东西南北中，遍及全国军内外。所以，有的专家说：这部“论文集”是军内外专家、学者、教授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广大军事史研究工作者长期研究成果的集锦。

第三，内容广泛新颖，史料翔实可靠。它涉及中国军事史的各个方面，既有战争战役，又有军事人物；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军事训练；既有军种兵种，又有兵器制造；既有军事筑城，又有兵书兵法，等等。时间纵贯五千年，涉及历代，重点是元明清和近现代军事史。正如有的专家所说：这部“论文集”反映了中国军事史的各个侧面，从内容上看，非“军”不谈；从事实上看，非“史”不论；从史料上看，力求挖掘最新的第一手史料。许多文章都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有的论文还是过去军事史研究的“死角”，很少有人问津或者无人涉猎的领域。

三

从本书所收32篇论文看，具有以下五个显著特点：

1. 纵论历史，启迪后人。向守志《论古代将帅为将之道》，纵观中国数千年战争舞台上涌现出的无数叱咤风云人物，从中探索他们成为名将大帅的共同规律，提出为将之道必须武德高尚，雄才大略，胆识过人，武艺超群。作者旁征博引，借古喻今，有理有据，对现代为将者将会大有借鉴和启迪作用。奚原《关于发展军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针对中国军事史研究的现状，详细阐述了军事历史学的科学体系、社会功能、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研究的目的、方法，提出了许多发展军事史研究的独到见解，是一篇纵论军事历史学研究的大作。康宁《长城与古代战争》，用史实论证了长城的军事价值和功能，认为长城不仅是汉族人民为了抵御少数民族武装袭扰而修筑的，而是中国各族人民为了本民族的共同利益而修筑的，它是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象征。

2. 论题新颖，史界少见。陆正明《乾隆帝“十全武功”初探》一文作了新的尝试。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之一。为政期间10次大规模用兵，亲自指授方略，调兵遣将，运

筹决策，屡获大捷，成为康雍乾盛世的标志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十全武功”，多少年来却很少有人问津。陆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乾隆帝“十全武功”的形成背景、得失及其影响，为这项研究作出了努力。刘伦贤《略论郑成功兵败南京之役》，同样是史界很少有人考究的。郑成功是中华民族的杰出英雄，是古代将帅中的佼佼者。然而他指挥的南京之役，因屡胜轻敌，导致损兵折将，败退厦门，教训极其深刻、沉痛。败仗要不要研究？这不仅是军事史的研究方法问题，而且也是研究的方向问题。研究历史是“察古而知今”、“温故而知新”。研究成功的经验固然重要，研究失败的教训亦不可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失败是成功之母”，忘记或不了解失败的教训，就可能重蹈失败的覆辙，就会陷入盲目的泥坑。因此，作者从研究郑成功兵败南京，受挫而不馁，重振旗鼓，复振军威，为尔后一举收复台湾，创造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成功的先例之中得出结论：郑成功若没有南京之役的流血，就很难有后来收复台湾的壮举。李鸿彬《论丙子之役》，用新近挖掘的史料，选择过去不敢涉足的课题，阐述了后金（清）与朝鲜关系的发展过程，是研究后金（清）与朝鲜关系史的新成果。朱清泽《论蒙元炮兵兼及火炮之始》和李鹏贵《蒙元水军的发展及其影响》，都是运用大量史料论证蒙古军及后来的元军不仅以“疾如飘至，劲如山压”的骑兵闻名于世，而且炮兵、水军也都逞强一时，特别是论证了蒙元炮兵、水军的兴衰过程以及在夺取和巩固元朝政权中的地位作用、影响，是研究蒙元军制、军兵种变革、金属管形火器发展史不多见的文章。

3. 敢于标新，突破常说。王成斌《谈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指挥艺术》，站在战役全局的高度，侧重从作战指挥艺术的角度，生动形象、深入具体地阐述了淮海战役总前委卓越的战役筹谋，高超的指挥艺术。王辅一《论项英——兼及评价项英的若干问题》，用大量文献资料评价了项英的历史功过，同时针对史学界评价项

英的种种观点摆出了10个方面的问题，广泛地进行了澄清和论证，将会引人注目。邵成业、张戎《川陕苏区的丢失和张国焘的错误》，认为应该充分地肯定红四方面军对创建川陕苏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能因川陕苏区的丢失，就对红四方面军进行随意指责，也不能因为张国焘成为历史的罪人，就把他的错误和红四方面军混同起来。史家有关曹操的论述甚多，然任昭坤《谈曹操的〈孙子略解〉》，却从兵书的注释角度论证了曹操在军事上的建树，同时还提出曹操是为研究《孙子》兵法奠定科学基础的第一人，《孙子略解》是为百家注《孙子》树立了第一座里程碑。文章立论有据，颇有新意。阎崇年《论明代军事家戚继光》，从宏观上探讨了戚继光所以成为军事家，是由于社会需要、个人才智和历史机遇三者交错联结与有机统一的结果。贾熟村《曾国藩军事思想简论》，以史料为依据，用曾国藩大量的军事实践论证其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4. 史料翔实，生动感人。张树云《论宁远大捷之奇与袁崇焕制胜之妙》，以大量史料论述威名未著的袁崇焕一举击败“常胜将军”努尔哈赤的成功之道，展示了袁崇焕超过常人的气质和胆略，生动感人，气势磅礴。王德《解放战争中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作者是当时参谋工作的具体组织者，以亲身经历的大量第一手史料回顾了华野司令部，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在陈毅、粟裕等著名将帅的直接领导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斗历程和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同时阐述了做好战时野战军司令部工作的宝贵历史经验，对后人很有启发。《叶剑英在军事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践》作者范硕，曾专事《叶剑英传》的编撰，文章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介绍了叶剑英元帅对军事历史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一篇事迹感人、史料丰富的文章。胡兆才《从苏中、豫东、淮海三次战役看粟裕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文章史料丰富，说理透彻，内容生动，写出了粟裕将军非凡的韬略和智谋。

5. 探讨兵种，别具一格。此书用十分之一的篇目探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工程兵和防化兵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地位、作用、建设等问题，是国内公开书刊上少见的文章，也是“论文集”的特色之一。

四

《中国军事史论文集》在编辑、审稿工作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自由探讨，平等交流，广开言路，各抒己见，“文责自负”。因此，书中各篇文章的观点，仅仅是作者本人的见解，是一家之言。编委会、正副主编和责任编辑没有、也不应当要求作者与编者在学术观点上“完全一致”。

五

我作为此书编委会主任，深感如此顺利地出版“论文集”，是与南京军区、南京军区司令部、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河南大学及《史学月刊》编辑部诸方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分不开的，也同一些专家、学者、教授献计献策，并惠赐高质量的论文分不开的。此外，王辅一、朱清泽组织和审定书稿；童来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著名书法家、86岁高龄的顾廷龙先生冒着酷暑为“论文集”题写书名；中青年篆刻家费名瑶为此书封面篆刻印章；画家罗邦泰、赵思高为此书精心设计封面；南京7214工厂以高质快速排版印刷，使该书得以及早问世，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1988年12月于南京

关于发展军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奚 原

近几年，我国对于军事史的研究有显著的进展，正在陆续获得一些成果。但整个说来，还是处于开垦阶段。

在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相比较，军事史研究可以说是最薄弱的。几千年来，我国曾经发生过各种性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战役，有记载可考的不下4000余次。从战争起源，推演到军事的各个方面，其内容异常丰富。然而，对于这一大宗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还缺乏系统的整理、深入的探讨和科学的总结。例如，至今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称得上科学形态的中国军事思想史、战争艺术史、军事制度史、军事教育史、军事地理史、军事技术史、军事工程史……，甚至这些各别史中的大量学术问题，也还很少认真地作出考证和论析。

在世界史研究中，对外国军事史的研究则更加薄弱了。即使对于一些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历史情况，也很少评介，更缺乏自己的独立的研究成果。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发展军事史研究，是一项十分必要、十分繁重的任务。我们开拓和促进这项科研事业，首先需要在指导思想 and 指导方针上进一步明确起来。

历史、现实、未来不能分割

我们从事任何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应当着重于现实，着眼于发展，面向未来。这是毋庸置疑的。军事领域当然不能例

外。但是，要真正地着重现实、着眼发展、面向未来，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历史。我们探讨当前的军事问题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绝不能割断历史；反过来说，研究军事历史，主要目的也正是在于为现实、为未来服务。只有正确地对待历史、现实、未来三者的关系，才有可能改变我们军事史研究的薄弱状况。在这一点上，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值得加以探讨。

一、研究现实的和未来的军事问题，绝不能割断历史。有些人认为，我们既然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应当强调向前看，不应当再向后看，花功夫去研究历史老古董。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把历史、现实、未来三者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它必然要影响军事史研究的开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现实、未来三者本来是相互衔接的完整的发展过程。历史这个概念，从广义说，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都是客观世界按照自身必然规律演进的历史过程，都不能脱离绵延发展、亘续不断的历史长河，历史是无所不包的，这就是唯物史观。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恩格斯在一封信中也谈到，“历史一词……不只是有关自然界，而且是有关社会的一切领域的集合术语”。他们认为，事物就是过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到相应的社会关系，再到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它们都各自存在于一定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之中。我们谈论未来、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时，应当从根本上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不至于把他们分离开来或对立起来。从狭义说，通常所称谓的历史，是指过去了的事物，从宇宙史到地球史、生物史、人类史、文明史（古代、近代、现代）都是指的过去的事物；现实是指当前正在发生的事物；未来是指将要发生的事物。然而，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和界限是相对的，昨天的现实，今天就成了历史；今天的现实，到明天也成了历史；明天的未来，到后天也要成为历史；瞬息间流逝过去的亿万事物，都

要成为历史。而后者总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在对事物的肯定中包含着对事物的否定，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因此，我们在研究现实和探索未来时不能割断历史，在研究历史时则不能忘记为了改造现实和创造未来。至于指导战争，要真正达到知彼知己，尤其需要历史发展地观察问题。

二、预测未来必须从实际出发。近几年来出现一种新的论点，即认为“从实际出发”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形势，而主张要“从未来出发”，要“从未来到现实”，并运用这种方法“敢想敢说”地去预测未来。持这种论点的人，如果本意是强调重视预测未来，要求着眼于发展而从事现实活动，这种愿望当然是好的。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战争手段日益更新和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环境下，我们应当保持高度的敏感性，重视军事形势及其相关各方面发展的趋向和前景，善于科学地预测未来，从战略指导、国防建设到一切应变准备上，能够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这是不能懈怠的。关键在于怎样预测未来？人们对于任何现存事物的发展趋向和前景——即“未来”的认识，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或从头脑里臆想出来的，而只能是从对客观实际（包括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进行深入调查和科学分析中产生。如果否定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以本国为基础，对相关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那么，究竟根据什么去预测未来军事发展的趋向呢？所谓“从未来出发”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不确切的，因为在实际活动中，任何对“未来”的估计都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往往同时存在多种可能性，它只能作为我们着眼于发展时的考虑因素，而不能作为确定的出发点，恰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至于所谓“从未来出发”

预测未来，首先在逻辑上就混乱了。总之，抛开历史和现实，是根本不可能认识未来的。不问事物的昨天和今天，却认为可以判断明天，岂不是算命先生的哲学。

现在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或评论家，对未来战争进行这样那样的预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一些情况，观察一些动向。但是，有些人却盲目片面地夸大这些预测，以至照抄照搬，放弃了自己的科学探索。他们忘记了，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是预测未来最强有力的基本武器，中国革命战争就是依靠这个武器，不断地探索战争发展的趋向和可能，从而正确地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真正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并不是永恒的，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以及人类将要走向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预测。这个预测之所以具有科学价值，不是来自天才的臆想，而是产生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各种社会形态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深刻剖析。恩格斯和毛泽东在军事上曾作过一系列惊人准确的预测，也都是来源于实际调查研究的结果。众所周知，对未来最有远见卓识的马克思本人，从不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所提供的根据去预测未来。他有一句名言：“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列宁曾反复阐发这一论点，他指出：“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高度颂扬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贯彻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有些资产阶级军事评论家也认为：“只要认真地研究过去和现在，就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军事预测所起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它所传递的信息的多少。”难道我们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能够离开历史和现实去预测未来么？

三、不能把军事保守倾向归咎于研究历史。近来还出现一种论点，认为研究历史，或“过多的”研究历史，就会犯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产生军事保守倾向，造成战争失利。把研究历史同经验主义、保守倾向、战争失利连结起来，是很不公正的。这种可笑的论点也会带来损害。不错，在战争指导上，特别是在经历了长期和平阶段以后的战争初期，容易犯因循保守的错误，这在古今中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以至近几十年来的一些局部战争中，已有许多教训。为什么会出现因循保守的错误呢？从客观上看，战争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人们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一般是连续不断进行，可以通过经常性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有计划的科学实验，去探索和掌握它的规律。而战争则是与和平相交替，尽管在和平阶段，敌对双方都要积极地准备战争，互相探察对方的情况，并且有目标、有对象地组织实兵演习，采用各种模拟手段训练指挥员、司令机关和部队，但是这一切毕竟是与未来的新的真实战争存在着相当差距。愈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条件下的现代战争，这种差距愈大。加上战争指导和战争实践中人的能动作用及偶然因素，情况千变万化，异常复杂，很难事事都作出准确的判断。从主观上看，过去的战争经验固然可贵，但是统帅部、各级指挥员和广大部队，如果忽视时代的特点，单纯受过去战争陈式的束缚，机械地固执老经验，而缺乏对新的战争情况的敏锐观察和深刻了解，判断与决心有误，就有可能犯保守或盲动的错误。所以我们历来总是强调要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根据当面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已有的经验。显然，战争指导上的保守倾向，并不是由于研究了历史造成的，而往往是由于对历史和现状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和采取不正确态度造成的。必须找出它的真正根源，对症下药，才可能有效地防止。

我们不但不能简单地把保守倾向归咎于研究历史，相反地，研究历史，坚持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却是防止保守倾向的一个重要途径。须知历史是客观存在，你研究它也好，不研究它也好，

它都存在着。许多历史的影响本来就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如果不去研究它，人们更可能盲目地蒙受它的影响，更容易犯照搬照套的错误；反之，如果认真地研究它，客观地分析其中的经验教训，结合当前新的情况特点适当地借鉴，则可以防止因循保守。有些人往往援引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因保守而失利的例证，其实当时法国的决策是由于种种因素造成的，要作具体分析，无论如何也不能归罪于研究了历史。我们要防止狭隘经验主义，但决不是主张因噎废食，走向历史虚无主义。

四、对所谓“厚今薄古”要作具体分析。50年代后期，在我国学术界提出这一口号，并同时批判“厚古薄今”，其影响是深远的。至今仍有一些人把它奉为经典。当时提倡“厚今薄古”，是就如何对待现实（今）与历史（古）这一特定关系而言，本意在于强调注重现实。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条普遍原则，就不够完善了。“厚今”，要求重视现实，是对的；“薄古”，主张轻薄历史，则不很确切。对于历史上的东西，应当取其有用的精华，去其无用的糟粕，不是笼统地加以厚或薄的问题。特别是当你去了解和研究一个事物的历史的时候，却又采取“薄”它的方针，如何能获得良好的成果呢。将研究古与今对立起来，用“薄古”来强调“厚今”，用贬低甚至否定历史来强调重视现实，割断现实与历史的联系，这是形而上学的。与此相联系，还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之类的口号，也不够完善。在客观上，历史走远了，流传下来的资料稀少了，与当代的直接关系疏淡了，自然比较粗略。然而，我们要去挖掘历史的宝藏，对于精华，不能因其远而略之；对于糟粕，也不能因其近而详之。要严肃地、正确地掌握指导原则，切忌盲目性。

五、发展军事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现实和未来服务。这一点也必须强调。长期以来，那种脱离实际、为历史而历史的风气，在军事史研究中也有所影响，需要注意防止。我们全面地深入开展军事史研究，要收集整理浩繁的史料，探讨大量的学术